

说文谈史

两千年的守望

□ 王充闾

从公元前286年伟大的思想家兼文学家的庄子去世,到公元1715年伟大的文学家而兼思想家的曹雪芹诞生,中间整整相隔了两千年。在这两千年时间里长河的精神航道上,首尾两端,分别矗立着辉映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文明的两座摩天灯塔——两位世界级的文化巨匠。他们分别以其哲学名著《南华经》(《庄子》)和文学名著《红楼梦》,卓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辉映千秋万世。

曹雪芹生当所谓康乾盛世,距今不过二三百年,其活动范围也只有南京、北京两地,可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却少得出奇,以至于连本人的字、号、生卒年、有关行迹及住所、葬地都存在争议,这倒和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十分相像。而且,从已知的有限记载中得知,他的身世、出处、阅历,特别是思想追求、精神境界,也和庄子有许多相似之处。

庄子为宋国没落贵族的后代,曹雪芹也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他的祖上是一个百年望族,属于大官僚地主家庭。十三岁之前,作为豪门公子,过着锦衣纨绔、纸醉金迷的生活;由于父亲被革职抄家,家道中落,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移居北京后,成为普通贫民,饱经沧桑巨变,备尝世态炎凉之酸苦。

他与庄子一样,天分极高,自幼都曾受到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饱读诗书,胸藏锦绣;又都做过短时期的下层职员:庄子为漆园吏,雪芹做内务府笔帖式。庄子凭借编织草鞋和渔钓以维持生活,雪芹则是靠着出售书画和扎绘风筝赚取收入。这样,他们便都有机会了解底层社会,包括一些拒不出仕的畸人、隐者。

曹雪芹厌恶八股文,绝意仕进,他和庄子一样,以极度的清醒,自甘清贫,逍遥于政治泥潭之外。乾隆年间,朝廷拟在紫光阁为功臣绘像,诏令地方大员物色画家。江南总督尹继善推荐雪芹充当供奉,兼任画手,不料雪芹却

未予接受。拒绝的原因,他没有直说,想来大概是:当年庄子为了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奉行“不为国者所羁”的价值观念,却楚王之聘,不做牺牛;我也不会在乎,犹如火宅,受苦充满,甚可怖畏的龙楼凤阁,做个笔墨奴才,给那些乌七八糟的什么功臣画影图形,既无趣,又可怕。

怅望千秋一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诗句)庄子如果地下有知,当会掀髯笑慰:两千年的期待,终于又觅得一个知音。

曹雪芹一度在右翼宗学担任教职,得以结识清宗室的一些王孙公子,如敦敏、敦诚兄弟与福彭等。他们亲炙了雪芹的高尚品格与渊博学识,都从心眼里敬服他。尔后,雪芹移居北京西郊,过着著书、卖画、挥毫、唱和的隐居生活。其间,除了敦氏兄弟常相过从之外,还有一位张宜泉与雪芹意气相投。

二敦敏一张在题诗、赠诗,和诗中,真实地反映出雪芹贫寒困顿的隐逸生涯、超迈群伦的盖世才华和纵情不羁的自由心性。诗人立象以尽意,驱遣了野浦、野鹤、野心,这三种颇能反映本质的意象:

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敦敏在这首《访曹雪芹不值》的小诗中,形象地描绘了雪芹居处的落寞、清幽、萧索,可说是凄神寒骨。敦敏在《赠曹雪芹》诗中,亦有“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之句。先说生活条件艰苦,后讲繁华如梦,世态炎凉。

再说野鹤。敦敏写过一首七律,题为《芹圃曹君霭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话旧事,感成长句》。首联与尾联云: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闻得意倍;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此前一年多时间,雪芹曾有金陵访旧之行,现在归来,与敦敏相遇

于友人明琳的养石轩中。诗中状写了别后聚首、把袂言欢的情景。野鹤在鸡群,其意若曰:雪芹品才出众,超凡脱俗,有如鹤立鸡群。大约就在这次聚会中,雅擅丹青的雪芹,乘着酒兴,画了突兀奇峭的石头,以寄托其胸中郁塞不平之气。敦敏当场以七绝题画: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张宜泉诗中的“野心”之句。诗为七律《题芹溪居士》: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羹调未美青莲菜,苑召难忘立本羞。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核心在后四句。红学家蔡义江对此有详尽的解读:羹调句,写雪芹并不羡慕李白(青莲居士)那样受到皇帝的宠幸。苑召句,写曹雪芹善画,但他不忘立本的生活。其间,除了敦氏兄弟常相过从之外,还有一位张宜泉与雪芹意气相投。

二敦敏一张在题诗、赠诗,和诗中,真实地反映出雪芹贫寒困顿的隐逸生涯、超迈群伦的盖世才华和纵情不羁的自由心性。诗人立象以尽意,驱遣了野浦、野鹤、野心,这三种颇能反映本质的意象:

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敦敏在这首《访曹雪芹不值》的小诗中,形象地描绘了雪芹居处的落寞、清幽、萧索,可说是凄神寒骨。敦敏在《赠曹雪芹》诗中,亦有“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之句。先说生活条件艰苦,后讲繁华如梦,世态炎凉。

再说野鹤。敦敏写过一首七律,题为《芹圃曹君霭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话旧事,感成长句》。首联与尾联云: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闻得意倍;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此前一年多时间,雪芹曾有金陵访旧之行,现在归来,与敦敏相遇

丹参

刘学刚

我亲近植物,观其形色,嗅其气味,远不及大医李时珍遍尝百草,更遑论“穷搜博采,爰烦补阙”(《明史》)。我把《本草纲目》作为小品文来阅读,喜欢李氏绘形绘色、亦豪亦秀的描摹,领悟本草的博物精神,至于他把植物世界建成为一个大药房,我觉得,李氏在努力密切人和植物的关系。这关系就像孩子和他的母亲的关系,母亲赐予孩子生命,并用她的乳汁哺育孩子长大,当孩子在外面碰了壁受了伤,依旧是母亲为他疗伤。譬如丹参,它有一个别名叫他疗红,这是一个和土地亲密无间的称呼。数条和植株一般长的根,粗者如北方农民的手指,粗糙,稍弯曲,具多条纵沟,如传统北方民居的砖瓦纹,这些构成了丹参粗粝而温善的根部特征。它们是大地的血管,体内流动着红色的血液,这些血液进入人的身体,祛瘀止痛,清心安神,生肌长肉。

丹参生长在沟沿道旁林缘。如我的故乡,荒地被开垦成良田,山岭被改造成梯田,田地的整齐划一,让许多野生植物如无枝可巢的雀鸟一样,日渐稀少。然而我有理由相信,作为唇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丹参的根依旧在地下纵横延伸,它可以蛰伏十年乃至上百年,而不在乎一季的大红大紫。丹参和别的草有些不一样,有的草以株高夺绿,有的草以花美争艳,丹参则隐藏着自己的行踪,躲闪着尘世



曹雪芹雕塑

将现实追求不到的自由,融入物我合一的理想梦境之中;雪芹乃织梦、述梦、写梦的集大成者,通过荣宁二府中的“浮生一梦”,把审美意识中的心理积淀,连同诗化情感、悲剧体验、泣血生涯和盘托出,在现实之上搭建起一个以女儿为中心的悲凄、纯洁、华美的理想世界。有人统计,《红楼梦》中共写了三十二个梦,其中最典型的是宝玉梦入太虚幻境的警幻情悟,预示其看破红尘、人生如梦的觉醒。

《庄子》与《红楼梦》这两部传世杰作,归根结蒂,都可说是作者的“谬悠说,荒唐言,辛酸泪”。清末小说家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说得好:《庄子》为蒙叟之哭泣,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应是引用《庄子》典故成、成语、词句最多的一部作品,作者顺手拈来,触笔成妙。小说中众多人物都喜欢《庄子》特别是宝玉、黛玉这两位主人公,对于这部哲学经典,已经烂熟于心,能够随口道出,恰当地用来表述一己的人生境界、处世态度、思想观念、生活情趣。

庄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争取和捍卫人的自由的思想家。而雪芹则是把自由的思想意志当作终身信念,并通过典型人物宝玉来集中阐扬这一精神主旨。宝玉坚决反对仕途经济,八股科举,程朱理学,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放纵不羁,自由任性,这样的个性特征,显然带有庄子思想的影子。

《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及其解注,还有那句“可知世上万般,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的警语和太虚幻境中“真假有无的对联,骨子里所反映的万物齐一,一切都具有相对性与流变性的观念,自然都和庄子的齐物论有一定的关联。

四

曹雪芹接受庄子的影响,接受的是一种理想人格的标本,在吸收与接纳、递嬗与传承的过程中,也体现了其个性化特征。比如在思想观念方面,迥异于庄子,曹雪芹的佛禅情结、色空观念、悲剧意识广泛地浸染于作品之中,家亡人散各奔前程,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表述。其成因是复杂的,大抵同曹雪芹所遭遇的残酷的社会环境、天崩地塌般的家庭遽变,以及本人的文化背景、信仰信念,有着直接关系。即此,也充分反映了天才人物的独创性与特殊性,他们是不可如法炮制的,只能有一,不能有二。

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慨乎其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庄子也好,曹雪芹也好,他们游戏心于恬淡、超然之境,在面对颠倒众生的心为物役、人性异化的残酷现实之时,解除名缰利锁的心神自扰,从而以其熠熠的诗意光辉,托载着思想洞见、人生感悟、生命体验,以净化灵魂、澡雪精神、生发智慧、提振人心。在浩瀚无垠的文化星空中,他们是一对双子星座,在两千年历史长河中相互守望,散发着恒久的清辉。

艺海人心

画中滋味

王鼎钧

前几日,两位中国画家祖我女士、张庆芳先生在纽约举行联合画展。我们从庆芳先生的画里,又看见了中国的留白,就是中国的天空,日月星辰,色彩线条,就是中国的人间,中国的金木水火土。我们看画,如逢故知,如归故乡。看一笔一画,一皴一染,都有来历,从中华的文化流过来,从唐宋元明清流过来,流进我们的心房,它的浓淡疏密,吞吐起伏,就是我们的脉搏。我们的四肢百骸都舒服。

对于我们这些在纽约的观众来说,这次展览又是极为特别的。祖我女士在故宫博物院从事了多年的古书画研究、复制工作。临摹古画可以说是从前的手工复制技术,原画真迹很珍贵,要好好保管,大众不容易看到,临摹是欣赏提供了很多方便,由此,艺术更容易发展更容易普及。此外,书画有一定的寿命,天灾人祸又很多,所谓水火兵虫,多少名画的真迹毁坏了,幸而还有临摹的备份留存了下来,损失还不算太大。祖我女士告诉我们,哪些名画是靠临摹留传到现在的,多少古画快要自然分解了,要靠临摹复制,使它虽死犹生。祖我女士临摹的作品超过一百件,她从中带来两幅小件,展示给我们欣赏。

画画的大人都强调要画得跟古人不一样,祖我女士的工作是要画得跟古人完全一样。画得跟古人不一样,很难,画得跟古人完全一样,更难,然后,再画,画得跟古人又不一样了,这就了

徜徉在黑白世界的艺术人生

□ 杨文凯



汪先生镜头下的黄山

汪先生先生在上海去世了,时为2018年4月7日。我惊闻噩耗,有着深深的落寞和寂寥之感。汪先生的艺术人生徜徉在黑白世界良久,73岁本该还能创作出许多作品,但岁月吝啬而冷酷,并没有留给他更多的机会。

汪先生的摄影艺术,划出了日本起步,走向世界,回归中国的轨迹,走过了一位当代艺术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砥砺前行之路。他出道较早,1972年开始从事摄影,1981年赴日留学后,逐渐以风格辨识度极高的黑白摄影来展现黄山之美,用镜头来诠释浓缩了东方哲学和中华文化精髓的水墨山水。1993年,日本讲谈社出版了汪先生《黄山神韵》作品集,同年,日本桥三越本店推出大型个展,并巡回日本各地。

1994年,汪先生黄山摄影个展入驻北京中国美术馆中央主厅,后于1995年移师上海美术馆,成为中国黑白山水摄影的典范。1998年,汪先生大型个展《天国群山》在欧洲三大美术馆之一的维也纳国立美术史博物馆开展。2000年,他的艺术个展开展了东京都摄影美术馆,轰动日本。2005年,汪先生的摄影作为东方艺术的代表,与东山魁夷的遗作联袂开展纽约联合国总部,为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系列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汪先生的黄山黑白摄影,表现出超越时空的唯美主义,深具老庄境界和佛家禅意。汪先生的每一次摄影展,都规模宏大,追求完美,充满了冲击视觉、震撼心灵的力量。汪先生晚年回归中国,创作激情依然澎湃着。

我与汪先生相识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那时他已攀上了个人艺术生涯的高峰。我见识过几乎整个日本财界都动员起来协力为一位中国摄影家提供后盾的辉煌阵势。在2006年他把他创作和展示的重心移往美国之前,我与汪先生常有交流,曾为他写过多次报道,先后

见诸《中文导报》。汪先生对摄影狂热痴迷,在生活中则童心未泯,幽默风趣,不拘小节,乐于发表观点,敢于臧否人物。作为旅日华人摄影界的前辈和先驱,汪先生连续三年担任《中文导报》主办的在日华人摄影大赛评委,并出席颁奖典礼,毫无架子。

2000年,汪先生在东京都摄影美术馆举办日本汇报展,在闭幕答谢宴会上捐出一幅大型展示作品用于抽奖,回馈各界。《中文导报》有幸中奖,我把作品带回报社,惊艳全台。后来报社搬家,很多旧物都处理了,唯有这幅《黄山烟云》被我们从五反田带到了麻布台,一直挂在墙上,让整个办公室显得气场强大,也时刻令我想起汪先生。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6年汪先生离开日本之前,我去涩谷附近的外国人住宅小区看望他,听他侃侃而谈艺术与人生,颇受感染,一时间竟有洗尽铅华之感。我回复我:衷心感谢文凯兄的祝福!非常想念您!他也给我发来贺卡,上有黄山,还有他的工作照头像,面对全世界微笑着。得知汪先生离世,我再次点开了他的个人主页,在浓重得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暗底色中,重温他的人生和作品,眼前又浮现出他的笑容,是朋友们都熟悉的,亲切而腼腆,带着小酒窝,透着些许顽皮的笑容。对于汪先生来说,值得耗费一生去苦苦追求的,是黄山的摄影,是他摄人心魄的黑白世界,他的一生是幸福而圆满的。

(作者系著名作家,现居美国纽约)



傣族姑娘(中国画)

□ 陈治